

張作霖



威震遼東

雄嶺三省

張作霖歷史目錄

- | | | | |
|-------|------|-------|------|
| 第一章 | 稱雄一世 | 第二章 | 崛起綠林 |
| 第三章 | 裝鬼嚇人 | 第四章 | 偷香竊玉 |
| 第五章 | 爭犬用武 | 第六章 | 愛馬受騙 |
| 第七章 | 投降官軍 | 第八章 | 釋放刺客 |
| 第九章 | 帝制聲中 | 第十章 | 復辟內幕 |
| 第十一章 | 利用安福 | 第十二章 | 推倒皖系 |
| 第十三章 | 得志三省 | 第十四章 | 垂涎滿蒙 |
| 第十五章 | 聯防省區 | 第十六章 | 窺伺關內 |
| 第十七章 | 計取巨金 | 第十八章 | 寵眷愛妾 |
| 第十九章 | 奉系起釁 | 第二十章 | 津門獵豔 |
| 第二十一章 | 千金買笑 | 第二十二章 | 一擲孤注 |
| 第二十三章 | 誤認舅爺 | 第二十四章 | 拜倒坤伶 |

第廿五章 著述兵書

第廿七章 開墾荒地

第廿九章 大開壽筵

第卅一章 酷嗜龍鬚

第卅三章 螟蛉總長

第卅五章 大戰直軍

第廿六章 張寶販米

第廿八章 把持金融

第三十章 高唱梆戲

第卅二章 擁護燕子

第卅四章 壓制副使

第卅六章 逃奔關外

張作霖歷史

第一章 稱雄一世

現今中國的政治可稱已經糟到極點了。日日講和平而和平永無希望。天天說統一而統一難以達到。全國人的心理極望有一大英雄大豪傑挺生斯世。拿經天緯地的本領。成長治久安的功業。使四海以內不再見爭城奪地的事。不再聞槍林彈雨的聲。所以無論何人果真具有此等本領者。無不敬之重之。畏之慕之。愛之同父母。一般奉之與神明無異。但是朝也望夜也望。東也望西也望。總望不到一個稱雄一世的大偉人。而一班握軍符樹大纛。雄糾糾威加海內。氣昂昂端居高位的大軍閥。只知擴充自己的地盤。搜括小民的脂膏。誰也顧不到國家大事。若何而可以和平。若何而可以統一。孰知霹靂一聲。關外王突然而起。召其左右的謀士。武將朝夕會議。以爲中國之大。欲望和平而求統一。非先訴諸武力。不可環顧國內。能握軍政財政的樞紐。而左右大局者。舍己之外。更有何人呢。平日所抱的大東三省主義。今已如願以償。則進而求統一全國。誰敢與我爲難。思想至此。不禁手舞足蹈。一似全國的土地。權財產。權已盡入其掌握中者。他的左右之人。見關外王如此高興。莫不摩拳擦掌。自告奮勇。於是甲進言道。某願率若干士卒。剷除異己的黨派。乙亦獻計道。某面携若干軍械。進據要害的省分。此

一言彼一語說得關外王更加興興高采烈遂命某甲率第幾師移駐某地某乙率第幾旅進據某處某丙爲總司令某丁爲左司令某戊爲右司令一分派已畢然後通電全國說明進師關內的宗旨並欲以武力謀統一等語想掩盡天下人的耳目無如中華民國自改政體以來人民飽受兵革的苦處什麼二次革命咧什麼洪憲稱帝咧什麼辯帥復辟咧直皖戰爭咧鬧得天翻地覆到底不論誰勝誰負最苦惱者總在我們百姓身上所以一聽見武力兩字大家就不敢恭維曉得此等話頭仍不外若輩的口頭禪弄到結底難免蹈以前種種的故智況且關外王的政策和手段我們領教已久雖則俗語有句話說道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以關外王今日的地位欲求統一全國真易易事安知不一變爭城奪地的積習而爲福國利民的善政然拿我們小百姓的肚皮測度大人們的心理恐怕凶多吉少難以幸免於戰爭之禍矣關外王固一世之雄也其用心亦可云苦到極點了無如百姓之不肯原諒何

第二章 崛起綠林

前章說了一大篇話究竟爲些什麼事關外王究爲什麼人想閱者諸君留心當代的政事人物必已瞭然胸中余因表關外王的身世起見不得不拿他命名的意思再爲申說幾句夫現今所稱謂兩大軍閥者非奉系與直系嗎所稱謂奉系的首領者非赫赫的口口口嗎口口在

今日的地位。戴有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的頭銜。挾有奉吉黑三省熱察綏三特別區域的實權。貴擬土侯。富稱敵國。出一言發一令。可以挾總統而制百姓。誰人不知。誰人不曉。彼固自以爲己的尊榮。雖南面王無以過之。而人民憚其威嚴。亦遂以王侯目之。第因其所處之地。在山海關以外。故遂稱他爲關外王。更有一說。關外王爲遼陽人。其地赤野千里。居民稀少。往來客商多裹足不敢前。蓋因關外的紅鬍子出沒無定蹤之故。紅鬍子者。關外人呼綠林豪客的別稱。關外王年少之時。與若輩相往還。強悍爲羣盜之冠。故有這種名稱。至今日衆人又贈以鬍帥的徽號者。亦以此故。閱者疑吾言乎。請將關外王的身世細細寫來。以見草澤之中自有英雄在焉。關外王家故貧。日食幾不能自給。其父望子心切。欲使他學習一業。可以自謀生活。默察關外的商業。像豆包（關外向產大豆爲商業之大宗。販賣大豆的商人即名豆包客人）棒槌（奉天吉林等處富產人參。鄉人呼人參曰棒槌。故經營人參的商人即名棒槌客人）等項。必須富有財力者。方可從事經營。除此以外。則獸醫一業。亦爲關外人所重視。盡心學習。頗堪賴以餬口。蓋因關東各地富於產馬。大小人家。凡有正富的。營業者。必養馬數匹。至數十匹不等。每逢夏秋的當兒。廐中的馬。稍不留心。即感時疫而死。所以獸醫一業。生意很爲發達。其父思想既定。遂令關外王往習獸醫。無如關外王的性情好動。惡靜。學僅一載。苦不能

耐遂逃往他處流連數月衣食不繼一日正在街頭蹀躞忽有一人前來見關外王相貌不凡知非乞兒中人遂詢其爲何地人氏關外王盡以實告其人又問關外王隻身來此意欲何幹關外王答以願得當世英豪而事之其人奇其言遂邀回家中向之道吾家殊無多人你能從吾遊乎關外王此時正苦無棲身的地方竟諾之後詢其左右知此人亦姓張號子雲爲遼中的望族性好鬥孔武有力時與綠林相往來關外王居子雲家中無所事事常習射擊以爲戲數百步外百發百中子雲驚其技益愛之遂收爲義子關外王於是時逞其志藉得廣交綠林中的健兒像馮麟閣許蘭洲輩皆當時的密友時出劫掠輒佔勝利官軍捕之以飄忽不能得未幾關外王的聲勢益大竟欲獨樹一幟不甘居人籬下乃辭子雲他往就此青紗帳裏（遼東盜匪出沒之處膏梁遍野叢綠如雲俗稱之曰青紗帳）時見未來東三省巡閱付的蹤跡而口口口三字遂得崛起於林綠之中

第三章 裝鬼嚇人

關外王的出身既如前章所述如今要拿他少年時的事跡略述一二以見他的性情舉動固有異乎尋常人者關東一帶有一種牢不可破的迷信凡人死後相傳隔數日或十數日其靈魂必返故居謂之回煞（內地亦有此習名曰背回）家人於是夜不敢居停棺之所另覓別室

以避之謂之避殃（內地則不避惟於是日延道士至家拜懺一天及亡者臨終的時辰將他臨終時所著的衣服攤於床上扮作生前睡臥的樣子家人環而哭之道士至床前念經片刻名曰驅煞）如因屋宇狹小則假榻親友家中自己屋裏則閉門而下以鎖會關外王有中表某其父因欠人債負被逼自盡而死亡者回煞之夜廣招戚族至其家守夜藉以壯膽關外王的父母及關外王皆往日將暮某偕其母妻及男女輩雜居他室相與談話偶及回煞事謂亡者隨牛頭馬面至若臥床若屍棺以及一表一履無不檢視殆遍苟遇生人必披髮吐舌弩目叉手向人撲擊而牛頭馬面更助之以鐵錐刺人的腦不死不已言之似鑿鑿可據大有談虎色變之概關外王時年僅十二三歲從旁聽之絲毫不信而好奇之心陡生欲潛入亡者所居之室以覘其異且藉得恫嚇衆人於是僞言欲臥就榻上假寐後乘衆人不備便一溜烟逸去逕入亡者室中見了無他變惟靈檯前油燈半明半滅而已關外王乃旋繞棺之四圍啁啁學鬼叫更携什物擲之聲達戶外別室中避殃的男婦老幼聞得怪異聲大作無不心中駭怕以爲亡者的靈魂果回蜚伏一團莫敢作聲移時關外王覺有倦意欲就寢見亡者室中有一榻在室之東面逕臥其上甫交睫鼾聲便似雷動別室中人聞之更覺毛髮悚然及天明遍尋關外王不得衆人心中都以爲必定昨夜被鬼攝去但不知死於何地其父母的狀態更形悽慘

遂結伴四處找尋。及至亡者室中。瞥睹一人。僵臥東面的榻上。大駭。疑鬼物。未去。奔而走。眾人
有膽畧壯者。開言道。此人身材。狼小。不類亡者。得毋某子。被鬼攝死在此。其父聞言。信以爲
實。不覺放聲大哭。關外王聞聲。驚醒。見父母及衆人。狀大笑。不已。衆人驚魂畧定。細問之。咸舌
橋不能下。而其父母則又驚又喜。遂挈之而歸。

第四章 偷香竊玉

關外王性喜漁色。因家貧不能作狹邪遊。常引以爲恨事。及與羣盜爲伍。腰中頗有私蓄。乃在
某處賃屋而居。其鄰有某姓者。江蘇揚州人。氏本讀書出身。昔在某制軍幕中。當秘書制軍。歿
以道員需次某省。及某大員任奉天將軍。調往辦理文牘。後某大員因事去官。某遂羈滯關外。
以其賦性迂拙。故繼任者多不合。落拓頻年。宦囊蕭索。家有妻女。各一。妻年約近四旬。徐娘半
老。豐韻猶存。女則年纔二八。姿色絕美。關外王見而悅之。偵悉他家極貧。乃命心腹人扮作僕
人模樣。往求某的書法。其實關外王識字無多。又不知字的好歹。要書法何用。他所以托人往
求者。不過藉爲結識某姓起見。因時時酬以筆資。某嫌其遇厚。假僕曰。吾家主人幼失怙恃。欲
圖讀書上進。苦乏良師。教授故命僕前來。想踵門請業也。區區束脩。何足挂齒。某乃謬引關外
王爲知己。因謂其假僕道。既然如此。何妨請你主人常到敝處談談。假僕聞言。面上現出憂愁。

的樣子。某不解什麼緣故。因細問之。假僕道：「吾家主人自從老主人故後。他的叔父想奪他的產業。因常監察其行動。禁止他不許出門。外面借着他遊蕩。爲名實。則恐他聽信他人之言。向其算帳。故必俟之夜間。始可瞞着出門。某又信以爲真。遂約定某夜相見。及期。關外王至某姓家。某已不在家中。僅某的妻子出而相見。女則在屏後竊窺而已。蓋關外王的假僕。預串同黨。甲乙等邀某夜飲。既入席。某初而不相識。若輩托言係某官。某官初到此間。因聞大名。特借杯酒相叙。聊伸景仰之私。席間多方拘留。至半夜。猶未能脫身。某在席上坐立不安。但因半夜之約。不便告人。只得悶在肚中。某的妻女固習聞某稱關外王的爲人。心中想慕已久。一旦翩然入室。某又不在家中。安得不出而應接。那裏知道關外王的來。此不懷好意。少年豐度。自是不凡。加以竭力修飾。更覺引人注目。入門以師母禮見某妻。畢遂慝訴被叔父嚴禁的苦況。室女心腸柔軟。聞之。幾欲泣下。末復談及請業的事。某妻更喜。他有志不覺脫口問他已有妻室否。關外王答道：「無某妻。歎道：「惜寒家無福得此東床佳婿也。」關外王聞言。即伏地道師母的話。果真嗎。某妻道：「有什麼不真。繼而又道：「雖然如此。這事終須拙夫作主。容與他細商。改日報命可也。」關外王見事將就緒。不虞有他變。遂訂後約。而別。及某歸。自悔失約。妻告以故。並及女終身事。某亦大以爲然。假僕聞信。以告關外王。關外王大喜。閱三日。假僕再往。則某姓不知已遷。

居何處了。關外王曉得謀已洩漏。然無可如何。徘徊門無空抱人面桃花之感。蓋先是某深信妻言。即欲以女嫁關外王。是晚於友人席上探詢他的家世。或有知其底蘊者。謂此乃遼東的無賴。近聞更與匪類爲伍。劫掠多財。潛身此處。某聞之且憤且恨。猶幸尙未墮其術中。因亟遷居以避之。

第五立 爭犬用武

走獸之中能博人歡心而爲人服役者莫若犬。犬的種類很多。或黃或白或大或小。尋常者爲人守夜看門。見生人至則狺狺而吠。此固犬之天性使然。而人每喜其忠於自己。撫之愛之。異於他獸。抑何可笑嗎。然也有一種特別的犬。能够穿山越嶺。搏兔伏虎。爲主人效奔走而拒危難者。亦無怪人之愛不忍舍。而不肯輕易拋棄的。關外王在學習獸醫時。見鄰家有一犬長尺餘。毛黑而澤。善解人意。愛而欲奪之。苦不能得。既而思得一計。謂犬主人道。爾犬今已有病。吾能療治之。鄰人信以爲眞。遂延其療治。關外王道。吾固能療治。但此犬的病非旦夕可愈。每日醫治的法子。須時刻留心。變換吾與君家。雖近日間尙可時來看視。及至夜深。殊覺不便。像此犬的品格。誠不多覩。假使稍不留意。病而至死。非特君當痛惜。即吾亦當代爲君惜。君如眞愛此犬。盍以授余。余因愛惜此犬。雖日夜爲他醫治。亦所不辭。等他全愈之後。即奉以還君。君以

爲何如隣人深感其言即以此犬授之關外王攜歸家中日日飼以牛肉等物飲食坐臥必與之俱有時出門遊玩則挈以偕往隔數月此犬儼然視關外王爲其主人已不復憶其舊主人了鄰人來問病何如嗎犬反向之而吠關外王則又道此犬連自己的主人尙不認識可見其病之不易即愈又數日鄰人頓悟其詐遂往索犬關外王曉得此計爲鄰人窺破了即反顏道此狗爲吾固有之物你何得來妄認鄰人不服遂致用武關外王因勢孤不敵明日又往邀諸無賴向鄰人尋釁鄰人早有戒備率死士出格鬥於廣場上死一人其餘傷者不可勝數左右鄰出而調和兩方皆弗許事爲某當道所聞自恃能幹馳往其地向兩方道此事是易明白令牽狗出先使鄰人牽之行狗欲行又止意頗不願又使關外王往牽三手尙未牽狗已欣欣然搖尾而隨其後復令兩人飼之亦如前狀某乃斥置鄰人道此狗明明爲某人之物爾何得恃強奪取鄰人猶欲申辯某當道大怒道爾再嘍嘍不休當重重治罪至此鄰人只得含冤而歸關外王訟旣得勝又得他人之狗其心中的快樂自不待言那裏知道得馬失馬事由前定皆非人力所能強爲某日之晨關外王携狗行於野見一兔竄草際喉狗逐之已佇立以待狗逐兔越數里致迷途適鄰人行經某處見前狗試呼之狗正旋繞間忽聞呼聲很熟即隨之行鄰人抱歸秘不告人及關外王入綠林後人始知此犬仍歸故主咧

第六章 愛馬受騙

遼東爲產馬的地方不少。麒麟名駒比之中原所產自然更爲神駿。關外王少好馳聘，很能駕馭劣馬，使之俯首帖耳。一日行經某地，見有牽白馬而行於途者，兩隻眼睛似流電，一般全身毛色與積雪無異，神采煥發，一望而知爲千里馬也。關外王一見依依不舍，即隨在馬的後面數十步外，又見一人自前來問圍人道：汝家主人在家嗎？圍人答道：不在家，其人又道：汝主人今日爲什麼不騎這草上霜圍人道：此馬雖爲佳種，性極難馴，主人不善馭之，昨日因而顛蹶關外王聞知此馬名草上霜，遂停其步不再前行，歸與其同黨某甲商議，欲得之，使探爲誰家物，并圍人姓名，甚名誰，閱數日，某甲覆命道：參養草上霜者已被我查得，明明白白乃某貝勒的。第二公子圍人余姓，吾有至友與他爲把弟兄，故能曉得他的詳細。關外王道：然則可設法而置之嗎？某甲道：談何容易！某公子心甚愛之，聞他買來的時候，費去三千餘金，今即挽人向說，恐無此多金，斷難弄到手。然吾有一法，或可以計得之。關外王急問什麼妙計，某甲道：草上霜性極烈，某公子雖善騎，亦無術以馭之。惟余姓圍人則能羈音，此馬汝誠能以重金僱余姓，則某公子無法馭這草上霜，必將速求售去。汝此時方可以賤價購得。關外王又問余在某公子家工資每月幾，某甲道：聞得每月二十四元，余尙嫌其菲薄，今招他來，非倍其值不可。

關外王一想草上霜的價值本來需三千金今以去其圍人的緣故某公子情願折閱至一千或數百也未可知是即倍給余姓的工資尙足以支持兩三年而有餘某公子失此圍人則一日不能馭此馬其必速售無疑此中便宜良多因使某甲趕往招余姓圍人及余姓至月給以四十八員之工資終日壹無所事歷四閱月不聞某公子欲售馬又使某甲往探之則云某公子自余姓去後又在他處招到壹個善馭馬者故不必售去了實則此馬性極安馴因某甲曾向關外王借錢不之應乃與余姓圍人商曉得關外王酷愛馬某日要往某處故特托他牽此馬行經其地引他注意且設爲與他人問答的話使他預先聞之不疑自己設的計策關外王受此一場欺騙只得徒呼負負而已

第七章 投降官軍

關外王在綠林的時候奇聞軼事書不勝書後來橫行遼審一帶出沒無定所向無敵亦足以自豪一世何以一轉念間就此改邪歸正其中蓋有特別的原因在焉原來關外王在某處逆旅中曾遇一相士道相君的貌去九五之尊僅一間耳非封侯國內即開府外省前程遠大願好自爲之迨後洪憲稱帝受封爲某某侯及至今日佔據三省的地盤又有巡閱使及經略使等頭銜是相士封侯與開府之言均驗此是後話今且慢表再說當時關外王聽相士的一夕

話頓爲爵祿之心所動。即令左右的人將已綁縛自投官軍。請降時將軍某公因屢捕關外王。不得想僞納其降。而以陣擒聞諸朝。卽斬以儆羣衆。幸張錫鑾方任營務處。持以爲不可。乃允留營効力。令自贖罪。關外王聞命。卽率羣衆以捕盜馳驟。迅捷屢破盜穴。錫鑾愛之。遂收爲假子。前清光緒末年。已積功至遊擊。爲巡防軍統領。適陶克陶侵掠內蒙古。洮南首當其衝。長官遂命關外王駐師鄭家屯。以禦套匪。匪果不敢窺洮。於是關外王的勇聲益著。惜其所部無紀律。退伍則仍復爲盜。且羣盜以關外王歸正以來。屢殘同類。恨之刺骨。常思得關外王而甘心焉。關外王內不自安。請之長官移師遼陽。一面則廣樹羽翼以防他人之害。已者迨羽翼旣成。則又得寸進寸。欲將奉天軍權盡入於一己之手。會辛亥之冬。藍天蔚謀奉天獨立。總督趙爾巽計無所出。急召關外王入瀋。關外王以有機可乘。至即索天蔚決鬥。時奉天革黨首領爲張榕手無兵柄。勢極薄弱。因此天蔚噤不能聲。遂爲所逐。餘如陸軍統領伍祥禎。性闇弱。爲人所輕。而聶汝欽則已率所部入關。由是審陽軍權果盡移關外王之手。中入民國。改任師長。後益擴張範圍。擢任軍長。袁項城知關外王的勢已張甚。乃罷爾巽職。特任錫鑾爲奉督。外以示好。關外王實則欲借錫鑾以駕馭之。論理錫鑾爲關外王活命的恩人。又爲其假父。當惟命是聽。但至是關外王的位已高。勢已尊。錫鑾欲馭之如前。關外王那裏能够服從。政府微聞其狀。適

段芝貴運動北調。乃任芝貴爲上將軍督理奉天軍務。至則屈己以交關外王。冀得其歡心。初尙和好。後因他事互生意見。竟至積不相能。而關外王的羣下復競爲流言。謂將逐將軍。而自代。時帝制議起。項城方欲倚其力以制南。乃罷芝貴。而以軍符畀之。由是奉天一省的全權遂入關外王的掌握了。

第八章 釋放刺客

關外王既爲奉天督軍兼省長之後。聲勢赫赫。不可一世。而舊與同爲盜者。有金壽山其人。因他賣友邀功。屢思取他的首級。爲同類報仇。雪恨。於是軍署遂有刺客案發生。相傳刺客爲金壽山的心腹。某人署之時。署中衛隊都未曉得。某匿於治事室的後夾道中。等關外王經過的時候。起而狙擊。關外王素有武力。見刺客直撲己。跳身避之。至某左側。捉其腕。奪其匕首。擲諸地上。然後呼衛隊入縛之。誠衆人勿聲。親鞫某於密室。某至此毫無所懼。大呼速求一死。聲震屋外。關外王讚道好個男兒。惜爲人利用了。吾若殺汝。真正可惜。乃命家丁釋其縛。令之坐。餉以酒食。食畢。并厚其金而遣之。去。家人道爲什麼不將他殺却。以儆其餘。關外王笑道。殺一某像屠狗彘一般。他和我素無讎。他之來必受人嗾使。吾若傷他的命。愈激嗾使者的怒。安知不有第二第三的某來嗎。家人道然則何弗追究他主者爲誰。關外王道是又何必。即使曉得其

人豈能詰而責之嗎。徒令人怨我更甚。一時衆皆服其度量之洪。又有一說。此刺客亦爲綠林中的好漢。多力善技擊。能騰身空中。越過數丈的牆。恨關外王之傷害同類。潛赴奉天。待關外王於署外者數日。關外王適因病未出門。刺客旅費將盡。乃想越牆入軍署。第一夜蛇行屋瓦上。俯察署中形勢。顧爲時尙早。未能即下。第二夜再往。方謂此去可奏厥功。那裏知道。第一夜署中有人聞瓦響。明晨即往後牆查察。見有人的足跡登屋。又見瓦已粉碎。知有異。乃稟告關外王。夜伏人於暗處。以伺之。及夜深。刺客果至。屋瓦瑟瑟作響。旋見有物同飛鳥一般。自空而墮。伏者四起。遂將刺客擒獲。搜他的身。得一短七縛。而曰。關外王。關外王問刺客何事。來此刺客直認不諱。道。刺爾。問爲什麼。要刺我。刺客道。爾非聯口國者嗎。聯口國者。即爲國賊。吾來爲民除害。是以刺爾。關外王怒叱之。不少懼。延頸待死。關外王道。人謂我聯口國誤也。汝爲國而來刺我。壯士也。吾將贈汝金。而縱汝。出何如。刺客不爲動。延頸待死。如故而。關外王已命人輦金至。喇刺客既被縱。關外王謂捕者道人謀刺我。我反縱之。汝等得毋有所疑嗎。吾今爲汝等告。夫吾能殺此一人。不能盡殺謀我的人。一刺客被殺。而無數刺客相繼而至。吾必死。若輩手中縱之去。是我自救的善策。人皆服其高論。或又謂此刺客實被關外王磔殺之。埋在軍署後花園中。所謂縱之出者。乃故爲此言。以博取名實情。是否如此。究竟不得而知。